



風俗通義序



非啓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
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
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
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

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
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
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

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
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木舉爾所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
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
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

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
艸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
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
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
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

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
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散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爲齊王畫者

王問畫孰最難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其泰山太守南面觀海對
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見

風似道舊氣

上以下微語之風泉心安
宜語之似稱風百似在
人耳則書此應助風似道
以由德也結澤也至去書

後人善述多引以考証
罕見至本錫學以刊白席
通矣風似通一泐書也尚
缺焉三衢毛希正擊車
橫經錫守刺示父一見以

此勦之逆錫梓於學子
至自錫山來去道廣及此
意微予跋語予深嘉文
教之漢洽矣書迭出可為
新道費教因其語而取也

為之云

大德丁未行都水監李

果撰

風俗通題辭

嘗聞漢有典司黜黃車使其書

九百四十皆推本于周蓋周官

有誦訓掌道方志而訓方氏又

誦四方之傳道及閭師縣師各

有其書豈欲廣其載記亦欲借
以籠盡身世表即有名儒未嘗
引藉殿中領校秘書奉詔著作
獨遇四海輻裂豪杰並起逐鹿
中原橫遭禍害如以其身馳騫
功能則不合若博學積聞終老
岩穴聲名腐朽又非其心乃初
一家言冀垂後世而零墜散遺
湮烟廢沒并其姓名亦不復著
者固多矣漢季應劭為一時名

儒受學鄭玄位不大顯乃昉古
義作風俗通夫四方風俗劉柔
細大美醜上下千古歷代不移
與天地終始音律冥符識其情
者王逸其軌者亡故邈皇霸以
造季世循環互轉無殊五音先
王作樂薦殷莫重祀典朝禁祭
饗亦各有屬東西南北神鬼所
向紛然莫紀其與霞載同靈者
惟山澤雖卷析為四義歸於一

良友為立政致治者之助予讀
隋書史臣稱高拱工吏事馮翊
啞女採樵生孕據風俗通斷其
姓氏則居民上者何必一事相
符即置之座右亦奚不可家嚴

嗜古嘗以文事飾吏治即庭訓
不憚孜孜予小子奉其教若敲
樂園司馬悔雖不及向歆父子
錄書萬卷而鋟其書以行世經
濟皆從此始猶愈于曹氏書倉

倪氏脩羊也

天啓丙寅春仲仁和後學郎麟

金公府父題



風俗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五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太守羊祜

長沙太守汝南邳暉

司馬潁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邳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望前門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殊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偃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塤

笙

鼓

管

瑟

磬

鐘

祝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簫

篪

簫

籟

菰

荻

窮通卷七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大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或南刺蓬

雨師 或北刺蓬

桃梗 或山神

葦茭 或水神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變卦

腰間寸骨冬亦具轉以

臘間冬亦寸人動其案

祖賢士轉多有見亦

禊 或轉

司命 轉

怪神卷九 或到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夢變鎮凶蛟

九江逡邁有唐居山名自壽春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爲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沈

滄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錄終

風俗通義一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敘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皙。然而立譚者人。

俗本作絲
素今從宋
本

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
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
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
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
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
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

或無說字

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
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
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
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爲神農也尚書大傳說
遂人爲遂皇伏羲爲戲皇神農爲農皇也遂人以火
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
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
地力種粳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爲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安之。唯獨敘二王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視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而別之也。顓頊者專也。項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

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二祀。王訪于箕子。詩云。

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闕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兪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

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

啓本作包
茅今從宋
本

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內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旣無歎譽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爲僂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持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

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爲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漬。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二人出焉。啓其右脇。二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勲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簡。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爲張儀所欺。客死於秦。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爲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竿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爲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爲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爲秦所滅。高於畢，因以爲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

假爲秦所滅。亦宜乎其六世稱氣。氣之新稱。正恆王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爲御。驂
騶騶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
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爲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
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
人。大夫皆懼。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
脈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
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
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
師於殺。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
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
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
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
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
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
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

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

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

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仇王，赤黑龍面鳥屬，鬚眉髭髯，大膺大匈，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迺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譚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友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遂祀三

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門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

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

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步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栢耶，二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恃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

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志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蘓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

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賁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雜襲繼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蔽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饜毒流諸夏亂

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乂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以新前朝。美於後代。是皆其開中。之則。金越千里。千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終

風俗通義二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璧金公府閱

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今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採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卽沒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鬚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

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三尺剋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剋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墀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予

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祕書。江淮間一茅三春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筭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

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沒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剋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

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

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卽仙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

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大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慎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虛。羲神農。黃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畏。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

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

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
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
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斯之首貢督

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
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
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
其父所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
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
小論飭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
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

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卽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二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

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巳酉夕卽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卽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棖壁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侔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巳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

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卽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大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卽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

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雪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

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李牧爲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毀言。使酒後。

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劉襲氊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

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關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

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

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徵當卽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王霸之業、變化無常、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

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下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

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惟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祕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剋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主彭祖。列侯讓等議。

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

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永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

永神仙或作通同道

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

虎豹在山、鼉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狎、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長安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艸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

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于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

以服爲字。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

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衣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予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

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二卷終

風俗通義二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爲其可傳。爲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暮而不除。仲尼以爲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爲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
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
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
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
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
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

謹也

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

有

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
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

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
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
而無服羣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旣
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
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
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
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

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爲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旣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爲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未絕而曾無惻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爲矯情僞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

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襲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爲司空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薨卽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諱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爲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爲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荀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曼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大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

弔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縮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威嘉是焉。

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嗣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兄子，臯爲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

南同人曾過姊飯，畱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啖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費用，謁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鷓鴣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

不乏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大臥牀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之。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衍衍。閭閻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牀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

屬。坐作鬼怪。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遜世保真。當窺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息偃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卽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屑屑遠大矣。向再拜。其計合。報。出。歸。之。子。地。不。得。其。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

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
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
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躡，食止
無益，壇菜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
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
下牀闈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能送，遠於
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
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艸舍，餘曷有

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
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姘姘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
若茲者乎。

十、如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大尉黃瓊所辟，禮
遇甚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旣葬，負笥舁
土，酒涉齋，一盤醎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
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
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

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弔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已顧義報乎哭醜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三卷終

風俗通義四卷

南頓應劭仲瑗著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許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覈其違理曰過譽也。

風俗通

四卷

堂策檻

長沙太守汝南鄧暉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
冬饗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
徒歐陽欵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
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
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
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
戶吏引延受賜暉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
告罪於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

虛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
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
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暉敢再
拜奉觥欵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
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欵於
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
諷諭。雖舉觥彊欵可行也。今暉久見授任。職在昭德。
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

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哲而去者過半。汝南中
上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
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
雀農夫之務去艸也。何敢宿留。不卽彈黜。姦佞而須
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
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已功者哉。而論
者荷眩虛聲。以爲美譚。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
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林枝。以采名

譽。末流論起於愛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
恍惚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
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
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卽位。一切原
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
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
免。所以卹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畧

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盱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興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洵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卿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

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卿佐相聞。期鬪日。卿佐多從正往。使卿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復與養之。數日。蘓興乃知非其家。卽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

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衛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視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

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卽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乎。鮑宣州牧行部。多宿

下亭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鳴鴉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弟。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威明欲得避弟。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卽戎忘身。身且忘之。

況於弟乎。方殊俗越溢，大爲邊害。朝廷比辟公盱食，規義在出身，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苟念去位，弟實雋德，不患無位，而徒鬪茸，何所堪施。疆推轂之，亂儀干度。孝武皇帝爲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人之所忌，災自取之。蓋嚴楊惲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驕侵也。規顧弟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小子髡，旣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興微繼絕、然舊實不如、
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丈夫相臨、兒女
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邪、釋兄用弟、此爲故
殃、段氏之家、豈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
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
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
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
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受選、

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
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功除新陽長官
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
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
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
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
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孥躡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爲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則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爲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紹車後，舉孝廉爲陝令。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旣出之日，可居家下，冢無屋，宗家猶有贏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旣推獨車，復表其上，爲其飾僞，良亦昭晰。幼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當求分力不

能止囑。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汝
不能獲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
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服食久。身口之安也。外有
其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
此者數傳。稱袁盎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
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
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之袁薛。差以
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況若幼起
仍斯不足貴矣。

昔北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爲唐高令。
人。密乘輦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
人。合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爲誰。
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
無也。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爲郡功曹。所選頗
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有
重名。忍而不罪。後爲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
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

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爲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爲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爲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激一本作歌

卷一
一本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言致大言而少實

風俗通義過譽四卷終

風俗通義五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明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
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于本息偃以藩
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絃以三歸平仲辭邑而

濯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牆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

孝敬，慰愍契闊，爲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衮，號爲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自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爲知名，郡常欲爲察授之。輝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踰，奪取衣衾，窮夜獨處，迫切至矣。然無聲響，徒喑喑。

一本作威
都

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某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醊神坐，頽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

旣葬之後，餽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奠醑，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土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王季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允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子翮，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聲曰：老夫年尊，絕

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翮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翮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門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椽，同產子作

客殺繫望自効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蚤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旣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卽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効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

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旣殺其君。而虐用其人。石碯惡之。而後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蚤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

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

漢成帝原沒投老鉤捕 梅君考按之誤

謹

漢成帝原沒投老鉤捕 梅君考按之誤

綠

通年之而見於古今者考其相回 事之類亦由集二十二年風俗之變

殺

有帝所放虎人自信之長年 事之類亦由集二十二年風俗之變

君

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思

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樂羊為魏伐中山，歆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

秦西巴屬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麇猶不忍。况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大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

蓬墩墳栢。何若曜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卽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郅伯嚮。盛孔叔。畱隨轡。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爲侍御史。公車令。享人。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

爲其君乘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
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囂然要
勤同儕去喪卽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
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
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
發贈以衣齊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
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
一與相見無所寵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徧
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疎一也
祈奚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
門開牕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
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
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
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
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
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
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
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
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
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

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
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
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
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季崇請乞相見頰領功
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袁隗意亦非之然彈糾
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
良可穢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
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

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不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旣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克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

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卽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羣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剛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
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
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
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
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
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驩以承命駕言宵
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
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
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
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
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
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
不聰明股肱椽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
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
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丘
比自乞歸未見聽許皇家幸能爲統得去實至

統久一本
作相久

皇家一本
作州家

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卽日免。況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

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伉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艸，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弁，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怪之。誠懣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常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

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佐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棊譁。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退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俛表嘉其忠謨。俛目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俛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
 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
 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
 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
 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
 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
 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
 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
 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

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
 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

南陽柳劭初甘谷石甘美之其苦大菊小從山流下曰苦流柳劭名男二十三
 字名復字并志飲此水上壽二十中可餘下七十者名之大兵菊華年終身
 益氣好也曰名之賜太尉劉寬太尉考況為南陽太守向以此事令柳劭
 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之壽多矣風眩皆以此藥 藥類聚卷下引風
 俗通今本不云之漢書公孫固志臣引柳劭記文云此水飲之

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詔坐上謝。

張蒙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伉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愜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爲人謀而不忠，維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穎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

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牋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蝟，冷澁比如寒蟬，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寃疑勳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

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旣不善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
昱甚悅服。待之彌厚。蓋亦隱然立於大夫民難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見譏切。不楚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已。

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義六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鐘鼓錚錚。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護俗本作
漢今從宋

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
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
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
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
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
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
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
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首告封。樂官多所增飾。
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皇帝使伶倫自

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管。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
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
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
也。音者土曰埴。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
磬。金曰鐘。木曰柷。詩曰。鶴鳴九臯。聲聞於天。書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

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鐘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

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壘

一作壘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壘。詩云：天之誘民，如壘如篴。壘，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鼙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太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義作八尺一寸。四十五弦。黃帝書。泰帝

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滂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元坐者敗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乘作鐘。秋分之音也。詩：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

中有椎上用祝止音爲節。書曰：合止祝敵。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虞懸。

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

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
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
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
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
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流水。鍾子
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
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
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嘗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
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
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
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

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
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瞑目髮盡上
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
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
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
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
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爲上客使
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

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
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
遂誅

五洲年表頭卷論史書曰秦王爲鼓王擊五也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
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
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
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

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計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爲趙王擊缶也。

竽

遂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羗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羗起，羗人伐竹木及

巴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槌，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如。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爲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三寸，今二十三管。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

簫

謹按周禮簫師氏掌教國子吹簫詩云以簫不僭簫
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箎

斲篴
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
氏吹壎仲氏吹箎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
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籟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
者謂之籟

菝

謹按漢書舊注菝吹鞭也菝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菝

謹按漢書注菝簫也言其聲音菝菝名自定也

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
否。後喜曰。窮通也。聖人不夫其辭。姑與與我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
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
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
者無罪。籍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
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
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

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栢之茂也。昔有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
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
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
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

而濶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

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閉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孫臏、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機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衰，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疆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遣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友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

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澶，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卽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當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隣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誓願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玉都。玉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玉都者，禍至無日，何宜

爲其主乎。玉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譁同愁，冀亦舉寤，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玉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曷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

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卽嚴
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垂涕曰：伯休不世英
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
人所知。邂逅不自貞哉。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
隨。俱入解傅。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
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餽粥。身自分熱，三四日
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噐，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
伯休吉凶不諱，憂怖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
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不酣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義高爲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
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五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爲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爲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爲南
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豐道路聽
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
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鑲挺，躬將兵馬送
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爲致備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爲沛相斌赤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椽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卽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乃下車卽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哉不但爲諸家故耶而爲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艸偃子興以臧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爲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翫。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遜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行威。歸忿非義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癰道勝如肥。何必高祿豐爵。以爲融懿也。

風俗通義八卷

漢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
旅，而易美西隣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
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
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
凡千七百所。今營、禺、夷、泯、宰、噐闕亡。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
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
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帥耕，以給宗
廟。案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
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
爲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
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疏粟、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

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日庚午、旣伯旣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特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祭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木爲土林。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蒼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籛

揚田農之事也。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甒。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

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故以丙戌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

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

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濟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濟水至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濟水至洗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叔孫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帛也乃使巫以桃茷

先被殯楚人弗禁旣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萑葦有藜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燭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大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

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爲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非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以禦盜賊也。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

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以報盜類也。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蓄。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

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明，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分社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薪之，禋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

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八卷終

風俗通義九卷

漢南頓應劭仲瑗著

仁和郎壁金公府閱

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薦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瑩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由是觀之則淫躁而

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怪神也。蓋非其賦而然之謂也。又曰。劉瓛曰。天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其望也。大夫正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

之祖父柳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柳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柳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待徐扶輦。載宣公。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鬪。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鬪。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也。臣無功焉。公召使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儻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

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

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

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分拏。師老噐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邊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取公嫗。論曰。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

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

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視妄言偷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鮑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麈著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麈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

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中。許望。其北。觀。昔。因。林。志。為。其。本。集。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人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施。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轂

擊帷帳絳繒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措挂柴後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塘中皆亡取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聶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來

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憫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漸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於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湯武之衆古事旣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痕尚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椽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椽。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懾。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滌蠶幣。帛不厚。罪一也。

遊逸無度。不恤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燥剋。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歛。有不清。塵土投汚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

火從篋簾中起。衣物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厭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

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卽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

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燈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挈巾結兩足。憤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蹠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

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鼈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嶧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

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交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巴郡馮緄。鴻卿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

方。得其先人祕要。緄請使。小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爲名。復五年。爲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威名解。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爲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鬪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爲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爲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爲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卽許季山外孫也其探懶索隱窮神知化雖時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

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爲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此行郡以金爲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怪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爲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十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璧金公府閱

風俗通義十卷

漢 南頓應 劭仲瑗著

明 仁和郎璧金公府閱

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縣次傳送京師四

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潛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幽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

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滂流互徼外，崦嵫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謹按尚書太傅禮記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

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南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麓

謹按尚書堯傳：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

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

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殺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坂卽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

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卽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艸木魚鼈所以

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邠鄭有圃田。周有焦漢。漢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邠在鄆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

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式九齡曰山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艸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沱

謹按傳曰沱者莽也言其平壘莽莽無涯際也沱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沱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遂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艸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溼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

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5260

10